

童话和动物故事

〔民主德国〕弗里德利希·沃尔夫著

李灿译

华南工学院出版社

童话和动物故事

〔民主德国〕 弗里德利希·沃尔夫著

李 灿 译

华南工学院出版社

童话和动物故事

〔民主德国〕 弗里德利希·沃尔夫著

李 灿 译

华南工学院出版社出版

(广州 五山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华南师大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张3.13

字数70千字

1985年2月第1版

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

书号: 410·001

定价0.60元

目 录

布米和德拉克斯.....	1
“小不不”施努策尔.....	13
啄木鸟皮特·皮库士和海鸥莱拉.....	20
口吃的布谷鸟.....	35
布米和波勒.....	43
爱溜号的布米.....	50
老马和小马.....	63
众蜂怎样击退了大黄蜂.....	76
基基.....	87

布采和德拉克斯

暖和的秋季只剩下最后几天了。太阳象隔着一层银色的轻纱照着大地。树枝上仅有的几片黄色和赤红色叶子，象疲倦的蝴蝶那样荡过来荡过去，飘落在林地上和光秃秃的田野上。草地上只有蓟草还在摇晃着一个个蓬乱的灰色脑袋；它们的成千上万颗灰色的羽状种子，象小飞机似的在柔和的晚风中飘荡。

是的，白天明显地变短了。雾很快地从小溪那边升了起来。

“快点干，孩子们，”兔子爸爸魏斯菲尔（“白色的毛皮”的意思——译者）催促着，“我们得整理一下过冬的窝！把新鲜的苔藓和干草搬进去做褥子！把洋白菜叶和胡萝卜放进储藏室！最要紧的是把各处的安全通道挖通，要不然大雪会把我们埋掉的！布采，这是你的任务！”他吩咐道。

于是，在一个黄铁矿坑道的边上，小兔子布采开始和姐妹们一道为他们的过冬住所挖通道。可是才挖了一会儿，她的爪子就疼了。这时，秋天的落日正投过来一道余辉。一片一片的树叶从高高的山毛榉树梢上不断地掉下来，在风中跳着舞，远远地飘落在深褐色的土地上。布采心里也有一股憋不住的高兴劲，赶在冬天到来之前，再跳一次舞，再翻几个有名的筋斗。

“算了吧，布采！”她的哥哥彼坡说。“跳也跳够了！舞也舞够了！现在是干活，象爸爸吩咐的那样干活！”

布采继续用爪子在安全通道里挖土。她的爪子越来越疼；她就用嘴巴拱，可这也不是什么乐事儿。布采顾不了这些，因为只有那些她觉得好玩的活儿她才干得出色。这和拴在链子上的看门狗路克司汪汪叫，啄木鸟皮特·皮库士叩树干的道理一样。

“我来把你们挖的土搬走，”布采对彼坡说。“这样会使你们这儿变得爽朗些，场地也更宽敞！”

说干就干。

布采拖着那只用洋白菜叶子做的口袋越过庄稼地，把挖下来的土运到森林边上。她每次把土倒掉以后，总要往四下里张望张望，看这时候姐妹们是不是还看得见她；然后尽情地跳舞和翻筋斗。因为对于小布采（“筋斗”的意思——译者注）来说，不翻筋斗简直就不叫生活。她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。

当布采又一次把土倒掉，正在那儿快乐地跳舞、翻筋斗的时候，在森林边缘，秋天的雾霭已经从地上升起。突然，她脚下的那块地不见了，她一个筋斗翻成了两个，觉得自己好象滑进了一个很深的洞里，又好象滑进一条半明半暗的通道。只见那里坐着一个可怕的生物，深褐色的面孔，长着胡子。

“哈，你这个疯疯癫癫的雪球！”这个深褐色的长胡子的东西说话了。“你来我的洞里干什么？为什么把我过冬用的窝里那条通道给毁了，你这团调皮的冰块？！”

“我不是雪球，也不是冰块！”布采争辩着。“我是布采·魏斯菲尔！”

“谁都会这么说！”深褐色的、胡子拉碴的东西反驳道。“不管怎么说，我是达高贝尔特，是獾，是这个洞的主

人！可你呢，有什么证据吗？”

“证据？”布采疑惑不解地问。

“是的，能证明你是布采·魏斯菲尔的证据！”

“那你只要摸一摸我的毛皮就行了，这么好的毛皮真是世间少有。”

“少废话！”老獾达高贝尔特轻蔑地说；可是当他摸了摸布采的毛皮以后，就开始少见地喃喃自语，胡子也高兴得翘了起来。“凭我的胡子和我那高贵的祖先起誓，”他瓮声瓮气地说，“这的确是毛皮！你要在我的洞里过冬，把我的背给暖暖和和！因为我得了严重的风湿病！”

说干就干。

小兔布采成了这只胡子拉楂、年高望重的老獾达高贝尔特和他一家子的俘虏，因为达高贝尔特一家几口也住在这个过冬的洞穴里。他们当中头一个就是达莎——达高贝尔特的太太，一只圆滚滚胖乎乎的母獾，她差点儿挤不过窝里那些狭窄的过道。他们还有三个年纪很小的儿子，他们名字分别叫德罗克斯，德利克斯和德拉克斯。

女主人达莎起初一点也不喜欢这位客人，不喜欢这个新来的食客。因为冬天的储备粮，已被她精确地分给了每个家庭成员了。倒是德利克斯和德拉克斯比较高兴，因为多了个布采，这就意味着在漫长的、无聊的冬眠到来之前，他们可以玩得更开心。

德拉克斯是他们家最小的孩子，长得浑身是劲，又很好动。他希望和布采一道做一件好事，或者为布采做件好事；他曾听已经去世的祖母德拉高珍娜娅讲过一个银钹公主的故事，讲的是人们只有用英雄行为才能把公主们救出来。他的

兄弟德利克斯就不那么懂事了；他比弟弟快活得多，而且喜欢恶作剧。他把核桃和苹果收集起来，整天在獾穴的过道里玩九柱戏，玩得入了迷。他要布采和他一起玩这个游戏。此外，就是那个最大的孩子德罗克斯，他总是愁眉苦脸的，懒得很。他一天到晚想的是两件事：吃饭和睡觉。这本来就是他的唯一的理想。他斜着眼睛瞅着和他同桌吃饭的小白兔布采。

女主人达莎把布采当女仆使唤，教她打扫这个又宽又大的獾子窝。但那位做父亲的达高贝尔特，正如前面说的，他要把小白兔当热水袋，用来治疗他的风湿病。

“布采在哪儿？”洞里老是听到这句话。

“布采，拿扫帚来打扫过道！”女主人命令道。

“小布采，我们玩儿去！”德利克斯嚷道。

“雪球，来让我暖和暖和！”达高贝尔特老爹瓮声瓮气地厉声说道。

“雪球怎么能使你暖和呢？”达莎酸溜溜地对丈夫说。

“暖和的雪球也有！”达高贝尔特用命令的语气说道。

“哦哦，难道我不比这条瘦小的白毛虫更胖、更暖和吗？”说着，达莎气冲冲地使劲扭动大屁股，使得墙上的土块噼噼啪啪往下掉，整个窝都摇晃起来。“好了！好了！”正在为洞穴的安全担心的达高贝尔特抚慰她说。“冬眠时你就躺在我的肩膀旁边，让雪球挨着我的背！”

说干就干。

在獾子冬眠用的洞穴里，所有洞口已经封好，漫漫长夜开始了。达莎挨着丈夫的肩膀躺下，布采挨着达高贝尔特的背。不一会儿，洞里就响起了如雷的鼾声。洞外，雪越下越

大，大地拉过那张巨大的白被子把自己蒙头盖住。

可是小兔布采睡不着。她想起那金色的太阳，绿色的草地，黄色的金鱼草，红色的罂粟花，蓝色的吊钟花和有一只漂亮的淡红色花萼的洁白的白头翁，白头翁的花萼正在雪地里和在春天的阳光下，探头探脑地窥视着呢。她还想起在满月的清光下，在拴着链子的看门狗路克司跟前跳的舞，想起和姐妹们一道翻的筋斗。如今，一切都完了！难道只能在这里一动不动地躺在黑暗里，看不见一线阳光，连舒展一下腿脚都不行吗？

于是，一滴眼泪从布采的眼里滚了下来，又滴了一滴，滴了许许多多滴眼泪。

而德拉克斯，达高贝尔特的最小的儿子，他在睡梦中突然缩回右后爪，又缩回左后爪，然后用右前爪擦擦鼻子，用左前爪揉揉眼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他的右后爪象一团火焰在燃烧，左后爪也是这样。他本想大叫大嚷地发一顿脾气的，但现在只是满意地喃喃自语。一条冒着热气的小溪绕着他的脚边流着，象一条蓝宝石带子，在漆黑的洞穴里奇妙地发着光。

“这是啥玩意儿？”德拉克斯想。

他轻手轻脚地站起来，朝着放射出美丽的蓝光的小溪那边走过去。

“谁在这儿？”布采小声问。

“是我，我——德拉克斯。”

“你也睡不着吗？”

“你把我吵醒了。”

“我？”

德拉克斯正要把发出蓝光的小溪指给布采看，可是小溪不见了，布采也不再哭了。这下子德拉克斯可明白了，原来这是布采的眼泪汇成的小溪。

“你为什么睡不着，布采？”德拉克斯问。

“因为……”布采踌躇着。

“你告诉我好了！”

“因为我很想跳舞和翻跟斗，要不我就没法活了。”

“噢，也许能帮得上忙。”德拉克斯说。他领着布采蹑手蹑脚地穿过地下通道来到一个比较宽敞的十字路口。嗨！这会儿布采可轻松多了！她掂起脚趾转了一圈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跳起舞来。德拉克斯带了一只从墙孔捉来的萤火虫，把它举得高高的。这时布采已经跳起那优美的旋舞，临了，她跳起老高，翻了个著名的跟斗。好奇的萤火虫打着蓝灯笼和绿灯笼，在通道里到处乱飞，整条通道刚才还是昏暗的，现在却象个宴会厅那么明亮。

布采高兴极了。“啊，我的好德拉克斯，”说着，她用那只柔软的爪子抚摸朋友的鼻子。

德拉克斯也高兴得翘起了小胡子。

就这样过了些好日子。可是有一天夜里，德拉克斯又感觉到那条冒着热气、发出蓝光的小溪在爪子旁边流动。

“你为什么又哭啦，布采？”他问。

“因为……”布采踌躇着。

“你告诉我好了！”

“因为我这下面冻坏了，还因为我没有阳光就活不了。”

德拉克斯皱起眉头思考着，由于紧张的思索，他的小胡

子象鬃毛似的一根根竖了起来。他终于说道：“我要替你打开一个通到外面去的洞口，这样你就可以在中午的阳光下跳舞。太阳下山你就得回来！我在下面等着你，然后把洞口重新封好，要不我们全都得冻死。”

说干就干。

德拉克斯用爪子把洞口后面硬得象石头的冻土挖松。他的爪子挖痛了，被坚硬而冰冷的土块划出血来。布采想帮他挖，可德拉克斯不肯让她帮忙。他觉得自己象个英雄，象个能使一位被囚禁的神奇女友获得自由的英雄，这位女朋友会哭出宝蓝色的眼泪呢。他实在太想把这只可爱的小白兔留下，不过因为不好意思，而且他的自尊心也太强了点儿，所以没把这个想法告诉她。

突然，一道金色的阳光投进了昏暗的通道。

“现在你可以出去了，布采！”德拉克斯说着，象个哨兵似的站在出口旁边。“记住，冬天的太阳在天空不会停留很久的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的好伙伴！”布采欢叫着，用爪子再抚摸一下朋友的鼻子就跳出去了。

白雪象亿万颗金刚石在四周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太阳象一只巨大的金色轮子在蔚蓝的天空运行。此外便是一片寂静。

布采在雪地上跳了几下。啊，好冷啊！得跳快点儿，不然爪子会冻坏的。现在，布采在堆满白雪的獾穴附近蹦呀，跳呀，跳的范围越来越大。不一会儿，小白兔布采开始跳舞了。究竟跳成个什么样子，她压根儿不去想。她也没发觉身后起风了，大风把跳着舞的她刮离了獾穴，而且越刮越远了。天空突然变成矿石一样的灰黑色，大片大片的雪花在和

她比赛旋舞。布采终于得喘口气了。暴风雪把她的脸抽打得痛如刀割。要是布采在这个时候松了劲，或是躺下来，那就完了！为了不叫雪埋掉，为了不被冻死，她发狂似的继续跳舞。

小兔布采在为她的生命而跳舞！

她忽然看到天空越发黑得厉害，一只黑色的巨鸟在她头顶上空盘旋，巨鸟的爪子里抓着一个红光闪闪的球儿。看来，这只黑色巨鸟是在暴风雪中一直跟踪着小兔布采的。布采在狂暴的旋风中惊恐万状地继续跳舞。当巨鸟向她俯冲时，布采竭尽全力翻了个特大的筋斗，后爪子竟碰到了巨鸟的脑袋，发光的球儿就掉了下来。

一团火焰在雪地上飞快地滚动。布采冲了过去——一个金色的球儿已经抓在她的爪子里啦。

黑色的巨鸟又在她的头顶上盘旋。“把我的球儿抛上空中，让我在飞行中接住；我不能接触地面；我是死神巨鸟科罗。在我的小球里装着亿万个生物的生命！”

“里面也有德拉克斯的生命吗？他正等着我哪！”布采问。

“把球抛上来！”巨鸟命令说。

“你得先把去德拉克斯那儿的路指给我看！”布采说。

“我可没那份权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德拉克斯还活着，但过一会儿他就要到我的死亡王国里了，到时候我再来给你引路。”

布采这才恍然大悟：德拉克斯正处在万分危急之中。德拉克斯答应过布采，不管天气多么寒冷，他都在洞口等她。

他肯定快要冻死了。

布采拿着金球连滚带跳地狂奔。但过了一会儿她就精疲力尽地倒在雪地里。巨鸟一直在她的上空盘旋。布采紧紧地抱着金球睡着了。

小兔布采在梦中看见她的朋友德拉克斯站在洞口，他的全身已经冻僵了；只有他的嘴唇还在喃喃低语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布采……她早把我给忘了。她也太喜欢蹦蹦跳跳，太喜欢跳舞和翻筋斗了，她太喜欢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儿了。她总要回来的吧？没关系，反正我站在这儿等着她。”

“亲爱的德拉克斯，我回不了呀，你没看见吗？”布采在梦中问道。

“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！”德拉克斯答道。“你必须照老样子生活！你得到处蹦蹦跳跳，不能老在一个地方或一个生物那儿待着。你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，这是你的行为准则。”

“难道我不遵守诺言了吗？”布采激动地问。“德拉克斯，你真的以为这就是我的行为准则吗？”

鹅毛大雪没完没了地下着，德拉克斯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前方。布采正要用爪子抚摸他的鼻子，德拉克斯就和这梦一起在白雾中消失了。

布采猛地醒了过来，心儿还在怦怦地跳着。球儿从她的爪子里滑了下来。布采赶紧把它抱起来。这时，她看到周围的雪融化了，地上露出一道罕见的足迹……这是布采的爪印，是她那天跳着离开獾穴，被暴风雪刮走时留下的脚印。从那时候到现在大概过了多久啦？小兔布采睡了多久，做了多长时间的梦啦？诸如此类的问题没完没了地纠缠着她。

而那位好心的德拉克斯大概等了好长时间啦？一分钟也不能耽搁！

布采在那片被火球融化的雪地上不断发现自己的趾印，一个，二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……现在，方向搞清楚了；布采沿着脚印指示的方向蹦跳着拼命奔跑，就好象死神在后面追赶着她。

那只黑色的巨鸟也从背后悄悄地飞了过来。

就这样，布采来到了獾子过冬的洞穴。她差点儿掉了下去，因为洞口还开着。洞门口竖着一尊深褐色的塑像，好象一位站得笔直的不说话的哨兵。

“德拉克斯，我的德拉克斯！”布采喊着，张开双臂，把这位不能说话的朋友抱在怀里。

布采把金球给忘了，刚才奔跑时她还一直紧紧地抱着的。球儿又滚到地上，立即冒出一道红黄色的火苗。火苗越冒越高。这回布采可犯了踌躇，要不要马上捡起这个火球，把它放到这位已经冻僵或者冻死了的朋友的手臂上。

火焰越升越高。那只一直在布采头上盘旋的黑色的死神巨鸟科罗也在火焰那里。现在他去抓那团舔着舌头的火焰；可是火焰已变成了一只巨鸟，一只强壮的鹰隼，鹰隼用他那只火红色的大嘴戳进了黑鸟的心脏。

一滴很稠很重的血滴落到地上……又滴了一滴，滴了一滩，越滴越多，两只互相搏斗的巨鸟越飞越远，最后在远方消失了。血滴到哪里，哪里的雪就融化，哪里就从松软的黑土里长出一片白头翁，番红花和樱草；暖风第一次潜入花草丛中，吹过了小山丘。

“是——你？”当布采温柔地用她的爪子抚摸德拉克斯

的鼻子时，德拉克斯说话了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。“真的是你吗？”

“你不相信是我吗？”布采笑着说。

“我做了个梦……”

“梦见我再也不回来了……”

“不是的，我梦见你有一千只小爪子，每一只爪子就是一团金色的小火焰。……不过这些都是傻话了！现在我们得赶快到我爸爸那儿；你看，草地上都开满鲜花啦！噢，我到底睡了多久了？走吧！要是给爸爸发现了……”

洞里很暖和，但依然一片漆黑，散发着干草和苔藓的气味。獾子窝里鼾声如雷。

布采挨着达高贝尔特老爹的背轻轻地躺下，德拉克斯躺在布采身旁。

但他们俩已经把春风带了进来。老獾达高贝尔特开始舒展他的身体，把四只爪子张开伸直，然后突然翻了个身，碰到布采的毛皮。

“哎，哎，这小家伙到底是谁家的，这可爱的小毛皮？”他心满意足地瓮声瓮气地问道。“你还在这儿吗，雪球？”

“当然啦！”布采答道。

这时达高贝尔特站了起来，非常轻松自如地走着。

“哎，哎，真是奇迹！我的风湿病全没了！这是你的功劳，雪球！”

“当然啦！”布采答道，她悄悄地用左前爪抚摸德拉克斯的鼻子。德拉克斯高兴得翘起了小胡子，有一根胡子扎进他的鼻孔，使他打了个吓人的大喷嚏。

于是其余的獾子也醒来了。德拉克斯的喷嚏响声未绝，女主人达莎就喊开了：“布采在哪儿？布采，拿扫帚来……”

“小布采，我们去玩儿吧！”德利克斯嚷道。

“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吗？”德罗克斯嘟囔着。

毫无疑问，獾子们都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了。这就是说，从现在起，冬天真的结束了。而我们这个关于小兔布采的童话也结束了……至少今天就到此结束。

“小不不”施努策尔

普策尔和鲍罗·德莱拜有一个孩子。这是一只非常罕见的小兔子，白毛上有几道褐色的斑纹。白色是继承了妈妈普策尔的血统，褐色是继承了爸爸鲍罗的血统。看着这只小兔，普策尔有时候就要想起在遥远的家乡里的复活节。那时候，她曾经用草地上的彩色花朵的汁液，替人类的小孩染过复活节鸡蛋，所以，在她那雪白的毛皮上，便留下了蓝色的、红色的和绿色的痕迹——变成一只不折不扣的“复活节兔子”。

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从那时到现在，这中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。

在兔族里，普策尔和鲍罗的这个孩子，通常被叫作“施努策尔”。这个名字的来历是这样的：小兔子具有他妈妈那样的坚强性格（免得说他倔）；要是他的游戏伙伴拼命强迫他做什么事情，或者老兔子想用惩罚来威胁他，这个普策尔的孩子就说：“我才不管这一套！”于是，大家就按照这句口头禅的最后一个词，管他叫“施努策尔”（“管他呢”）。

前面说过，施努策尔是个十足的倔孩子。要是有人喊他：“施努策尔，你不干这个就得干那个！”，他总是不假思索地用这个词儿回答说：“不！”所以他还有个外号，叫做“小不不”。天晓得这个说不完的“不”字是从哪儿来的！